

言之有理 附北青

小时候不喜欢语文,印象中,语文老师板着脸,逼人说出中心思想,说出文章的主题。最烦思想主题的一本正经,物极必反,有个亲戚当知青时,吃了太多的胡萝卜,结果现在谁说胡萝卜营养多,他一定会跟人家急。人毕竟不是兔子,况且就算是兔子,也不能总吃胡萝卜。

初中写作文,写敌人“呐喊”着冲上来,语文老师便把我喊去办公室,先表扬作文写得不错,然后谆谆教导,说敌人只会咆哮,只会像狼那样狂嚎,这呐喊应该是个不错的好词,得留给好人使用,你看人家鲁迅先生的第一本小说集叫什么,叫《呐喊》。鲁老夫子那学问,绝不会用错字。

还是这位语文老师,解

释大雁的雁,告诉我那里面“佳”,读作“追”,是一种短尾巴的鸟。举一可以反三,以后凡见到了“佳”,就不妨判定会与鸟多少有点关系。譬如常见的雌雄,就是从“佳”,说白了,都是些短尾巴的东西,都是鸟。雄是公鸟,雌是母鸟,它们的左边偏旁,不过是注音罢了。“雄”这个字,很可能在古时候就读作“公”。

无知往往胆大,知道的不多却最喜欢卖弄。记得自己懂了这点皮毛以后,兴冲冲地向祖父炫耀学问,老人家为了鼓励,做出吃惊的表情,连声说不错,很不错,你遇到了一个好的语文老师。语文课就该这么上,要让学生觉得好玩,觉得有趣,这样才能真正学进去。“呐

喊”是不是好人专用,暂时可以存疑,“佳”为短尾巴的鸟,却是绝对正确。祖父说,语文说到底,是教会人怎么学习中国字。教学教学,无非是教人学。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文和我们的关系,难免暧昧。我们是被中心思想和主题严重伤害过的一代人,前一阵,一帮旧日朋友聚在一起喝酒,说到当年上课学过的玩意,都说书是白读了,学了些皮毛化学物理,跟没学一样。学了数学,账都不会算,做生意光赔钱。学语文呢,也就是凑乎识几个字,难一点的还认不全。轮到我发言,不愿意人云亦云,不愿意顺着大家的意思发牢骚,说你们别小看了几个字,不认字,那就是文盲了。朋友

都笑,说现在哪里还有文盲,现在都是大学生,都是硕士和博士。

学语文有没有用,本来就说不清。人都要吃饭吃饭,再好的佳肴吃下去,最后都变成了屎,但是人不能说饭菜没用。现在高中分文理班,选择文科的都有些自卑。考文考理,语文还是免不了,可学生看待语文,仿佛面对即将离婚的糟糠之妻,混一天是一天,说分手就分手。重理轻文,语文学习的可有可无,大家早已心知肚明。雌雄是不是个鸟,只要混过了高考,公或母,长尾巴或短尾巴,管它呢。

叶兆言: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

语文和我们的关系

视频预告

帕慕克为什么这样红

10月12日,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赢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的获奖理由是“反复探寻着自己故乡城市忧郁的灵魂,最终发现了多种文化碰撞和交错的新的象征。”1952年出生的奥尔罕·帕慕克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但对国内读者来说,他基本还是个“新人”,目前在国内仅出版过《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今晚7点半到8点半,译林出版社资深编辑袁楠博士,将做客“生活南京.com”,与读者朋友就帕慕克其人、其作,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等诸多文学话题,进行在线交流。有兴趣的网友届时请登录“lifenanjing.com.cn”,点击“视频”频道,参与讨论。

把诗和诗人分开



荆歌劲舞

“9·30”诗歌朗诵会演出的脱衣秀闹剧,不光帮了韩寒的忙,也让诗人整体出了丑,同时似乎损害到了诗歌的尊严。纯情少女罗四四在她的博文中说:“韩寒在博客里对诗人说:我笑你们跳,我吹口哨你们叫。万万没想到,诗人们竟如此听话、争气,真就给自己搭了个台子。”写这篇博文的前夜,她在MSN上和我聊天,就表露出非常的忧虑和羞愧。

然而我要说的是,诗和诗人,我常常是愿意把两者分开来看的。这样对我们,对诗,对诗人,都是有好处的。我劝罗四四不要难过了,我们不会因为诗而彻底认同一个诗人,也不要因为诗人而失去对诗的信心。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诗人都堕落了,都做出叫我们觉得难为情的事,我还是把诗的世界看作是奇妙而美丽的。我觉得诗人们做出一些丑事,那没什么,真正悲哀的,是我们的时代没有好诗。

针对“9·30”,针对“下半身”,人们似乎对诗歌更加丧失了信心,觉得诗人都恶心成这样了,诗还能怎样!人们似乎一下子找到民众远离诗歌的原因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人们远离了诗,不是诗的错,更不是诗人的罪过。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检一下古代中外写出伟大诗篇的一些诗人的私人档案,就会发现,今天这样的“脱衣秀”,根本算不上什么丑闻。诗人的放浪与不羁,是上帝赐予的特权。

我们远离了诗,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正在浮躁的世界里日益干涸枯萎。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拜物拜金,把我们的愚钝不化,把我们的粗砺麻木,归因于诗人的不检点,归因于诗人的丑陋,归因于我们的时代没有好诗,这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诗歌是永远都不会脆弱到因为诗人干出几件荒唐事而黯然失色。诗与诗人,永远都不是同一个概念,永远都不是重叠在一起的。何况出丑的并非全体诗人。

荆歌: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鸟巢》《十夜谈》等。

韩流来袭 韩东

中国人喜欢说心,良心、苦心、心口不一、心照不宣、心无二用……没有心这个词还真的很难办,不仅哲学思考需要它,日常用语也缺一不可。心,当真是深入人心。这个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显然,它不是指心脏,也不是指大脑,在解剖学上你找不到它的位置,但它又与人的生理活动息息相关。据说换心人会性情大变,遭遇痛苦、喜悦或愤怒等情感时我们的心脏亦有所感。大脑里的一个念头可以影响我们的心境,一种思路可以带给我们以心的解脱或释放,也可能

使我们郁结于心。那么,心是我们的情感吗?心是人格吗?是性情吗?是灵魂或精神这类虚幻抽象没有实体的存在吗?但也不像啊,因为按照佛教的说法,纯粹的心是没有个性、分别、特征的,而人格、性情,甚至灵魂、精神则有个性、分别和特征的。心肯定也不局限于自我,它也不附属于心理。心是认知吗?是观察力吗?或者它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人们为了言说的方便而臆造出来的谎言?

但你取消心试试,不仅日常的言说会遇到障碍,整个的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都将垮台。热恋中的情

深入人心的心

人是不会同意无心之论的,身为父母亲的人亦然……没有心,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将面临瓦解,或者变得险恶异常,让人无法忍受。还有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勇于献身或自我完善之辈都不会同意心的虚妄。心在他们那里作为至高的善,作为终极目标和超越的价值而存在。它就是绝对,是绝对本身。

这也是心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原始佛教中的意义。心在此处就是上帝,就是真理,就是至善。当然这里的心非一般,乃是某种纯粹的无个性分别的平等之心。这样的心进入世

间,与时空万物相结合,才产生了各种分别之心,心的功用、方式、发挥或扭曲,才有了言说中的信心、良心、苦心、贪心……至高至大的真理与世间具体物象的结合,取心脏的形象作为表征,可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也许心就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或者应该这样去体会,它一方面标识了人们苦苦追寻的超越性的无限和绝对,另一方面却直达尘世生活的各个方面、层面。

韩东:著名作家、诗人。著有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等。

Advertisement for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iendship Hospital Plastic Surgery Department. Includes a photo of a woman and text describing the hospital's servic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iendship Hospital Plastic Surgery Department. Includes the hospital logo, name, and a list of servic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